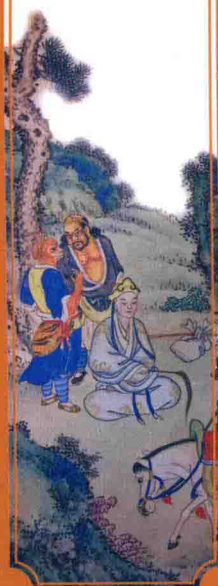


注评本

西遊記



〔明〕吴承恩 著
〔清〕张书绅 评



西遊記

貳



〔明〕 吳承恩 著
〔清〕 張書紳 評



“生财有大道。”

且《大学》之道，长生之学，何以有莲花洞也？盖人固不可无学道之心，更不可无养生之计。若使理财无术，则已不能有生，又将何以学道？《西游》取此其意，实有由来也。

金银珠玉，布帛菽粟，莫不为财。然至要而最有切于人心者，莫如金银。是金银也者，乃即“财”字的两股大柱脚。凡陶朱湖海，尽水穷山，无非为此计，则人之于财，亦可谓尽心焉耳矣。

财为养命之源，乃人生日用之所必需。即宣圣犹云“节用”、“宁俭”，则古人非是戒财，只是戒贪。贪则惟财为重，道义为轻，其有碍于《大学》之道也甚矣。《西游》书此所以特表人欲之大端也。

金、银二大王以言财也，角言生也，交易逐末，讲生财也。写得山险路恶，变诈欺骗，反不以道也。装天装地，以见物欲所蔽，其德不明，则有时而昏也。苟能此中清静，亦如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，则魔自无所施其巧而立见其败矣，又何金银之足以为怪也。

人生斯世，惟金银一字不能忘怀。故云罟罟不是四众，已入魔王之画中，正见金银久在人之心上也。

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，师徒们一心同体，共诣西方。西方庚辛，其有金银可知。“一心”映下“无邪”。自宝象国财为人之所宝。以此发端，入脉最细。救了宫主，承君臣送出城西，虚笼大道。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却又值三春景候，春意活泼。笼“生”字更妙。那时节：

轻风吹柳绿如丝，佳景最堪题。时催鸟语，暖烘花发，遍地芳菲。

海棠庭院来双燕，正是赏春时。红尘紫陌，绮罗弦管，斗草传卮。

师徒们正行赏间，又见一山挡路。宝象路上，定是宝山。唐僧道：“徒弟们仔细。前遇山高，恐有虎狼阻挡。”犹作虎狼徐势。山路崎岖，是为大道一反。行者道：“师父，出家人莫说在家话。你记得那鸟巢和尚的《心经》云‘心无挂碍，若然则瓶芦不能装，金绳不可系矣。回照心经，是为“道”字领脉。无挂碍方无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’之言？这条路上不想钱的，只怕没有几个。随手伏下思邪，笔意更奇。但只是扫除心上垢，洗净耳边尘。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人固有然，财亦如是。吸后意更妙。你莫生忧虑，但有老孙，就是塌下天来，可保无事，怕甚么虎狼！”长老勒回马道：“我

当年奉旨出长安，只忆西来拜佛颜。舍利国中金像彩，浮屠塔里玉毫斑^[1]。舍利金像玉毫，俱为“财”字点染。寻穷天下无名水，历遍人间不到

山。雁飞不到处，人为利名牵。寻穷历遍，却紧承舍利金像、浮屠玉毫，写生财更奇。

逐逐烟波重叠叠，几时能勾此身闲？”奔波无已，可为商海同叹。

行者闻说，笑呵呵道：“师要身闲，有何难事？若功成之后，万缘都罢，诸法皆空，那时节自然而然，却不是身闲也？”若到道明之际，则自不为所累，只是此时还早，尚不能于此释然。长老闻言，只得乐以忘忧，放箸催银褐，兜缰趲玉龙。师徒们上得山来，十分险峻，生财有大道，却偏写的险峻崎岖，其非大道可知，李老君已在对面。真个嵯峨，好山：

巍巍峻岭，削削尖峰。湾环深涧下，孤峻陡崖边。湾环深涧下，只听得唿喇喇戏水鳞翻身；孤峻陡崖边，但见那崮嵒嵒出林虎剪尾。往上看，峦头突兀透青霄；回眼观，壑下深沉邻碧落。上高来，似梯似凳；下低行，如堑如坑。真个是古怪巅峰岭，果然是连尖削壁崖。巅峰岭上，采药人寻思怕走；削壁崖前，打柴夫寸步难行。财难，不其然乎？胡羊野马乱撺梭，狡兔山牛如布阵。山高蔽日遮星斗，时逢妖兽与苍狼。草径迷漫难进马，怎得雷音见佛王？险恶生财，故不是本来，又焉得大道？一笔反起全面。

[1] 玉毫：指佛像。

長老勒馬觀山，正在難行之處，只見那綠莎坡上，伫立着一個樵夫。是位求財者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一頂老藍氈笠，身穿一領毛皂衲衣。老藍氈笠，遮烟盖日果稀奇；毛皂衲衣^[1]，樂以忘憂真罕見。手持鋼斧快磨明，刀伐千柴收束緊。檐頭春色，幽然四序融融；身外閑情，常是三星澹澹。到老只于隨分過，有何榮辱暫關山？

那樵子：

正在坡前伐朽柴，山道是金山銀山，但不知會砍不會砍。忽逢長老自東來。停柯住斧出林外，趨步將身上石崖。

對長老厲聲高叫道：“那西進的長老，暫停片時，我有一言奉告。此山有一伙毒魔狠怪，專吃那東來西去的人哩。”此山妙。此山不知是些什麼山，更不知是些甚么怪，讀下便見其妙。長老聞言，魂飛魄散，戰兢兢坐不穩雕鞍，急回頭，忙呼徒弟道：“你听那樵夫報道，此山有毒魔狠怪。誰敢去細問他一問？”行者道：“師父放心，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。”

好行者！拽開步，竟上山來，對樵子叫聲：“大哥，道個問訊。”樵夫答禮道：“長老呵，你們有甚緣故來此？”緊逼一句，其神更妙。但知問人，而不知自問者也。行者道：“不瞞大哥說，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。提明學道，而此地之來，其非大道可知。那馬上是我的師父，他有些胆小。适蒙見教，說有甚么毒魔狠怪，故此我來奉問一聲。那魔是幾年之魔？怪是幾年之怪？还是个把勢？还是个雏兒？煩大哥老实说说，我好着山神土地递解他起身^[2]。”樵子聞言，仰天大笑道：“你原来是个风和尚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风阿，这是老实话。”樵子道：“你说是老实，便怎敢说把他递解起身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这等长他那威风，胡言乱语的拦路报信，莫不是与他有亲？不亲必邻，不邻必友。”樵子笑道：“你这个风泼和尚，忒没道理。先讲无道，是从反面逆入。我倒是好意，特来报与你们，教你们走路时，

[1] 毛皂：浅黑色。

[2] 递解：押解。

早晚间防备，你到转赖在我身上！且莫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，就晓得呵，你敢把他怎么的递解？解往何处？”行者道：“若是天魔，解与玉帝；若是土魔，解与土府。西方的归佛，东方的归圣，北方的解与真武，南方的解与火德。是蛟精解与海主，是鬼祟解与阎王。各有地头方向。我老孙到处里人熟，发一张批文，把他连夜解着飞跑。”

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：“你这个风泼和尚，想是在方上云游，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术，只可驱邪缚鬼，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哩。”行者道：“怎见他狠毒？”樵子道：“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，名唤平顶山。金银满财，库藏充盈，故曰‘平顶’。山中有一洞，名唤莲花洞。出污泥而不染，按下寡欲。洞里有两个魔头，他画影图形，要捉和尚；想是和尚于财更甚。抄名访姓，要吃唐僧。你若别处来的还好，但犯了一个‘唐’字儿，莫想去得，去得！”只怕此唐不甜。行者道：“我们正是唐朝来的。”樵子道：“他正要吃你们哩。”行者道：“造化，造化！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？”不过消磨天德，戕贼性命而已。樵子道：“你要他怎的吃？”行者道：“若是先吃头，还好耍子；若是先吃脚，就难为了。”樵子道：“先吃头怎么说？先吃脚怎么说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还不曾经着哩。若是先吃头，一口将来咬下，我已死了，凭他怎么煎炒熬煮，我也不知疼痛。若是先吃脚，他啃了孤拐，嚼了腿亭，吃到腰截骨，我还急忙不死，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？此所以难为也。”樵子道：“和尚，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。只是把你拿住，捆在笼里，囫囵蒸吃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这个更好，更好！疼倒不忍疼，只是受些闷气罢了。”樵子道：“和尚不要调嘴。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，只讲有财，而‘道’字已撇云外。提明五宝，下文瓶芦绳剑扇便不突。神通极大极广，‘财’字的力量自然不小。就是擎天的玉柱，架海的金梁，若保得唐朝和尚去，也须要发发昏是。”清酒红人面，黄金黑人心，如何不昏？“昏”字是全部的线索。行者道：“发几个昏么？”樵子道：“要发三四个昏是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。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，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，发发儿就过去了。”

好大圣！全然无惧，一心只是要保唐僧。摔脱樵夫，拽步而转，竟

至山坡马头前道：“师父，没甚大事，有便有个把妖精儿，只是这里人胆小，放他在心上。只怕放他在心上者，亦不止这里人。有我哩，怕他怎的？走路，走路！”长老见说，只得放怀随行。正行处，早不见了那樵夫。长老道：“那报信的樵子，如何就不见了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造化低，撞见日里鬼了。”行者道：“想是他钻进林子里寻柴去了，‘钻’字妙，‘寻’字更妙。寻穷历遍，无非为此。等我看看来。”

好大圣！睁开火眼金睛，漫山越岭的望处，却无踪迹。忽抬头往云端里一看，看见是日值功曹，他就纵云赶上，骂了几声“毛鬼”道：“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，却那般变化了，演样老孙？”慌得那功曹施礼道：“大圣，报信来迟，勿罪，勿罪。那怪果然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金银都会变化，此财之所以为怪也。只看你腾那乖巧，运动神机，只看生之何如耳。仔细保你师父，假若怠慢了些儿，西天路莫想去得。”

行者闻言，把功曹叱退，切切在心。按云头，竟来山上，只见长老与八戒、沙僧簇拥前进。他却暗想：“我若把功曹的言语实实告诵师父，师父他不济事，必就哭了；假若不与他实说，闷着头带着他走，常言道，‘乍入芦圩^[1]，不知深浅’，倘或被妖魔捞去，却不又要老孙费心？且等我照顾八戒一照顾，先着他出头，与那怪打一仗看。若是打得过他，就算他一功；若是没手段，被怪拿去，等老孙再去救他不迟，却好显我本事出名。”正自家计较，以心问心道：“只恐八戒躲懒，便不肯出头；师父又有些护短，等老孙羁勒他羁勒^[2]。”

好大圣！你看他弄个虚头，把眼揉了一揉，揉出些泪来，迎着师父往前竟走。八戒看见，连忙叫：“沙和尚，歇下担子，拿出行李来，我两个分了罢。”沙僧道：“二哥，分怎的？”八戒道：“分了罢。你往流沙河还做妖怪，老猪往高老庄上盼盼浑家^[3]，男子无妻财没主。此太公之所以娶马氏也。胡思乱想，是反照下章“思无邪”。把白马卖了，买口棺木与师父送老，大家散

[1] 芦圩(wéi)：芦苇荡。

[2] 羁勒：管束。

[3] 盼：探望。

火。还往西天去哩？”长老在马上听见，道：“这个夯货！正走路，怎么又胡说了？”八戒道：“你儿子便胡说！不是弋阳的腔调，好似山陕的梆子。你不看见孙行者那里哭将来了。他是个钻天入地，斧砍火烧，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，如今戴了个愁帽，泪汪汪的哭来，必是那山险峻，妖怪凶狠。似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儿，怎么去得？”反逼“生”字，笔笔神妙。长老道：“你且休胡谈，待我问他一声，看是怎么说话？”问道：“悟空，有甚话当面计较，你怎么自家烦恼？这般样个哭包脸，是虎唬我也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阿，刚才那个报信的是日值功曹，他说妖精凶狠，此处难行。果然的山高路峻，不能前进。改日再去罢。”长老闻言，恐惶悚惧，扯住他虎皮裙子道：

“徒弟呀，我们三停路已走了停半，因何说退悔之言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没个不尽心的。但只恐魔多力弱，行势孤单，总然是块铁，下炉能打得几根钉？”长老道：“徒弟阿，你也说得是，果然一个人也难。兵书云：‘寡不可敌众。’我这里还有八戒、沙僧，都是徒弟，凭你调度使用。或为护将帮手，协力同心，扫清山径，领我过山，却不都还了正果？”

那行者这一场扭捏，只逗出长老这几句话来。他搵了泪道：“师父阿，若要过得此山，须是猪八戒依得我两件事儿，才有三分去得。假若不依我言，替不得我手，半分儿也莫想过去。”八戒道：“师兄，不去就散火罢，不要攀我。”象牙快子夹片粉，此时的老呆亦大成精。长老道：“徒弟，且问你师兄，看他教你做甚么？”呆子真个对行者说道：“哥哥，你教我做甚事？”行者道：“第一件是看师父，第二件是去巡山。”八戒道：“看师父是坐，巡山去是走，行商坐贾，二字紧贴生财。终不然教我坐一会又走，走一会又坐，两处怎么顾盼得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是教你两件齐干，只是领了一件便罢。”八戒又笑道：“这等也好计较。但不知看师父是怎样？巡山是怎样？你先与我讲讲，等我依个相应些儿的去干罢。”相应只是一个，无如八戒特多。行者道：“看师父呵，师父去出恭，你伺候；师父要走路，你扶持；师父要吃斋，你化斋。若他饿了些儿，你该打；黄了些儿脸皮，你该打；瘦了些儿形骸，你该打。”生财而却令师父受饿，是谁之过与？八戒慌了，道：

“这个难，难，难！伺候扶持，通不打紧，就是不离身驮着，也还容易；假若教我去乡下化斋，他这西方路上，不识我是取经的和尚，只道是那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半壮不壮的健猪，乃野猪也。伙上许多人，叉钯扫箒，把老猪围倒，拿家去买卖原捉的是老呆。宰了，腌着过年，这个却不就遭瘟了？”不能剩钱倒反折本，老呆真是吃苦。

行者道：“巡山去罢。”八戒道：“巡山便怎么样儿？”行者道：“就入此山，打听有多少妖怪？是甚么山？是甚么洞？我们好过去。”八戒道：

“这个小可。老猪去巡山罢。”不能坐贾，只好行商。那呆子就撒起衣裙，挺着钉钯，竟使钯搯，讲“生”字忒凶狠。雄纠纠竟入深山，气昂昂奔上大路。：从此大道生财矣。行者在傍，忍不住嘻嘻冷笑。长老骂道：“你这个泼猴！兄弟们全无爱怜之意，常怀嫉妒之心。卖面的从来不喜欢卖灰的。你做出这样獐智^[1]，巧言令色，撮弄他去甚么巡山，却又在这里笑他。”要乖卖俏，从来如此。行者道：“不是笑他，我这笑中有味。你看猪八戒这一去，决不巡山，也不敢见妖怪，不知往那里去躲闪半会，捏出个谎来，哄我们也。”懒于生财，亦人情之常事。长老道：“你怎么就晓得他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估出他是这等。不信，等我跟他去看看，听他一听。一则帮副他手段降妖，二来看他可有个诚心拜佛。”长老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你却莫去撮弄他。”

行者应诺了，径直赶上山坡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螭螭虫儿——其实变得轻巧，但见他：

翅薄舞风不用力，腰尖细小如针。穿蒲抹草过花阴，疾似流星还甚。眼睛明映映，声气渺瘳瘳。昆虫之类惟他小，亭亭款款机深。几番闲日歇幽林，一身浑不见，千眼莫能寻。

“嚶”的一声飞将去，赶上八戒，钉在他耳朵后面鬃根底下。那呆子只管走路，怎知道身上有人。行有七八里路，把钉钯撇下，吊转头来，望着唐僧，指手画脚的骂道：“你罢软的老和尚，捉掐的弼马温^[2]，面弱的沙

[1] 獐智：模样，神态。

[2] 捉掐：促狭，刁钻。

和尚，他都在那里自在，撮弄我老猪来蹊路。大家取经，都要望成正果，偏是教我来巡甚么山！哈，哈，哈！晓得有妖怪，躲着些儿走。还不勾一半，却教我去寻他，这等晦气哩！我往那里睡觉去。睡一觉回去，含糊糊糊的答应他，只说是巡了山，就了其帐也。”竟想混帐，更奇。那呆子一时间侥幸，擎着钯又走。只见山凹里一弯红草坡，他一头钻得进去，使钯钯扑个地铺，毂辘的睡下，把腰伸了一伸，道声：“快活！就是那弼马温，也不得像我这般自在。”无怪后人只要受用，不知八戒早为之先矣。原来行者在耳根后，句句儿听着哩。忍不住，飞将起来，再撮弄他一撮弄。又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啄木虫儿。蝇头逐末，俱贴生财。但见：

铁嘴尖尖红溜，翠翎艳艳光明。一双钢爪利如钉，腹馁何妨林静。

最爱枯槎朽烂，偏嫌老树伶仃。圆睛决尾性丢灵，辟剥之声堪听。日里鬼言买卖人，啄木虫言逐什一之利也。俱贴生财讲。

这虫鹭不大不小的^[1]，上秤称，只有二三两重。红铜嘴，黑铁脚，嘴一分，手一分，好一副生财的利器。刷刺的一翅飞下来。那八戒丢倒头，正睡着哩，被他照嘴唇上挖搔了一下。那呆子慌得爬将起来，口里乱嚷道：“有妖怪！有妖怪！把我戳了一枪去了！嘴上好不疼呀！”伸手摸摸，决出血来了。他道：“蹭蹬呵！我又没甚喜事，怎么嘴上挂了红耶？”他看着这血手，口里絮絮叨叨的，两边乱看，却不见动静，传神写照，笔笔真容。道：“无甚妖怪，怎么戳我一枪么？”

忽抬头往上看时，原来是个啄木虫，在半空中飞哩。呆子咬牙骂道：“这个亡人！弼马温欺负我罢了，你也来欺负我！我晓得了，他一定不认我是个人，只把我嘴当一段黑朽枯烂的树，内中生了虫，寻虫儿吃的，鸟为食，人为财。将我啄了这一下也。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罢。”那呆子毂辘的依然睡倒。行者又飞来，着耳根后又啄了一下。呆子慌得爬起来道：“这个亡人，却打搅得我狠！想必这里是他的窠巢，生蛋抱雏，怕我占了，故此这般打搅。罢，罢，罢！不睡他了！”擎着钯，竟出红草坡，找路

[1] 虫鹭(vi)：小动物，偏指鸟类。

又走。可不喜坏了孙行者，笑倒个美猴王。行者道：“这夯货！大睁着两个眼，连自家人也认不得。”

好大圣！摇身又一变，还变做个螭螭虫，钉在他耳朵后面，不离他身上。那呆子入深山，又行有四五里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。呆子放下钯，对石头唱个大喏。行者暗笑道：“这呆子！石头又不是人，又不会说话，又不会还礼，唱他喏怎的，可不是个瞎帐？”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、沙僧、行者三人，朝着他演习哩。他道：“我这回去，见了师父，若问有妖怪，就说有妖怪。他问甚么山？我若说是泥捏的，土做的，锡打的，铜铸的，面蒸的，纸糊的，笔画的，他们见说我呆哩，若讲这话，一发说呆了。我只说是石头山。他问甚么洞？也只说是石头洞。他问甚么门？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。他问里边有多远？只说入内有三层。十分再搜寻，问门上钉子多少？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。此间编造停当，哄那弼马温去。”看官听着，凡世只图受用而不能生财者，未有不捏编大谎以哄人者也。那呆子捏合了，拖着钯，径回本路。怎知行者在耳朵后一一听得明白。

行者见他回来，即腾两翅预先回去，现原身，见了师父。师父道：“悟空，你来了，悟能怎不见回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他在那里编谎哩。就待来也。”长老道：“他两个耳朵盖着眼，愚拙之人也，他会编甚么谎？又是你捏合甚么鬼话赖他哩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只是这等护短。这是有对问的话。”把他那钻在草里睡觉，被啄木虫叮醒，朝石头唱喏，编造甚么石头山，石头洞，铁叶门，有妖精的话，预先说了。说毕不多时，那呆子走将来，又怕忘了那谎，低着头口里温习。被行者喝了一声道：“呆子！念甚么哩？”八戒掀起耳朵来看看道：“我到了地头了。”笔法可称道地生药。

那呆子上前跪倒，长老搀起道：“徒弟，辛苦阿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。走路的人，爬山的人，第一辛苦了。”涉水登山，披星带月，自然不易。长老道：“可有妖怪么？”八戒道：“有妖怪，有妖怪，一堆妖怪哩。”长老道：“怎么打发你来？”八戒说：“他叫我做猪祖宗，猪外公，安排些粉汤素

食，教我吃了一顿，说道，摆旗鼓送我们过山哩。”行者道：“想是在草里睡着了，说得是梦话。”呆子闻言，就吓得矮了二寸道：“爷爷呀！我睡，他怎么晓得？”

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：“你过来！等我问你。”呆子又慌了，战战兢兢的道：“问便罢了，揪扯怎的。”行者道：“是甚么山？”八戒道：“是石头山。”“甚么洞？”道：“是石头洞。”“甚么门？”道：“是钉钉铁叶门。”“里边有多远？”道：“入内是三层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不消说了，后半截我记得真。恐师父不信，我替你说了罢。”八戒道：“嘴脸！你又不曾去，你晓得那些儿？要替我说。”行者笑道：“门上钉子有多少？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。可是么？”那呆子即慌忙跪倒。行者道：“朝着石头唱喏，当做我三人，对他一问一答，可是么？又说‘等我编得谎儿停当，哄那弼马温去’，可是么？”那呆子连忙只是磕头道：“师兄，我去巡山，你莫成跟我去听的？”

行者骂道：“我把你个馕糠的夯货！这样买卖人真正糠，亦不值得与他吃。这般要紧的所在，教你去巡山，你却去睡觉。试看市上馕糠的，那个不想去睡觉。不是啄木虫叮你醒来，你还在那里睡哩。及叮醒，又编这样大谎，可不误了大事？你快伸过孤拐来，打五棍记心！”八戒慌了道：“那个哭丧棒重，擦一擦儿皮塌，换一换儿筋伤。若打五下，就是死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你怕打，却怎么扯谎？”语云：“买卖不说谎，老婆便没人养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呵，只是这一遭儿，以后再不敢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一遭便打三棍罢。”八戒道：“爷爷呀，半棍儿也禁不得。”呆子没计奈何，扯住师父道：“你替我说个方便儿。”长老道：“悟空说你编谎，我还不信，今果如此，其实该打。但如今过山少人使唤，悟空你且饶他，铺中少人，暂容一次。待过了山再打罢。”行者道：“古人云：‘顺父母言情^[1]，呼为大孝。’师父说不打，我就且饶你。你再去与他巡山，若再说谎误事，我定一下也不饶你！”

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又去。你看他奔上大路，先提明大道，下文反而自醒。

[1] 言情：言语的意思，心意。

疑心生暗鬼，步步只疑是行者变化了跟住他。故见一物，即疑是行者。走有七八里，见一只老虎，定是只白虎，所谓五两头也。从山坡上跑过，他也不怕，举着钉钯道：“师兄来听说谎的，这遭不编了。”又走处，那山风来得甚猛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把颗枯木刮倒，滚至面前，傅真山题藏山古柏云，山石岩前古木枯，此木为柴。他又跌脚搥胸的道：“哥呵，这是怎的起！一行说不敢编谎罢了^[1]，又变甚么树来打人。”又走向前，只见一个白颈老鸦，当头喳喳的连叫几声。富家则堆金积玉，日见其生。贫民则啼饥号寒，惟日听死。是以古人有倒拔垂杨之叹也。他又道：“哥哥，不差，不差！我说不编就不编了，只管又变着老鸦怎的？你来听么。”原来这一番，行者却不曾跟他去，他那里却自惊自怪，乱疑乱猜，故无往而不疑是行者随他身也。

呆子惊疑且不题，却说那山叫做平顶山，金银充满之意。那洞叫做莲花洞。按下思无邪。洞里两妖，一唤金角大王，一唤银角大王。点出金银，是“财”字的正面。角乃逐也，紧贴“生”字。又日居角亢，常守他金库。看炉的童子已伏于此。金角正坐对银角说：“兄弟，五金以黄为长，故称银为兄弟。我们多少时不巡山了？”银角道：“有半个月了。”金角道：“兄弟，你今日与我去巡巡。”银角道：“今日巡山怎的？”金角道：“你不知，近闻得东土唐朝差个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，一行四众，叫做孙行者、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连马五口。你看他在那处，与我把他拿来。”银角道：“我们要吃人，那里不捞几个？这和尚到得那里，让他去罢。”金角道：“你不晓得，我当年出天界，便有来历，然离大道远矣。尝闻得人言，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，长老惟是金的，故此要吃。十世修行的好人，处处抱定“学”字，方合全部大旨。一点元阳未泄。有人吃他肉，延寿长生哩。”又不止过个好年。你生而人，却不生此群鸦之所以吵闹也。银角道：“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，我们打甚么坐，立甚么功，炼甚么龙与虎，配甚么雌与雄？只该吃他去了。等我去拿他来。”金角道：“兄弟，你有些性急，且莫忙着。你若走出门，不管好歹，但是和尚就拿将来。假如不是唐僧，却也不当人子。我记得他的模样，曾将他师徒画

[1] 一行：刚才。

了一个影，图了一个形，人之形影，却落到财上，妙不可言。你可拿去，但遇着和尚，以此照验照验。”不知孰是无形者，更妙。又将某人是某名字，一一说了。银角得了图象，知道姓名，即出洞点起三十名小怪，便来山上巡逻。

却说八戒运拙，正行处，可的撞见群魔，当面挡住，道：“那来的甚么人？”呆子才抬起头来，掀着耳朵，看见是些妖魔，他就慌了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若说是取经的和尚，他就捞了去。”只是说走路的。小妖回报道：“大王，是走路的。”那三十名小怪，中间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，傍边有听着指点说话的，道：“大王，这个和尚像这图中猪八戒模样。”叫挂起影神图来。八戒看见，大惊道：“怪道这些时没精神哩！原来是他把我的影神传将来也。”心已印此，如何还去得西天？小妖用枪挑着，银角用手指道：“这骑白马的是唐僧，这毛脸的是孙行者。”八戒听见道：“城隍，没我便也罢了。猪头三牲，清醮二十四分^[1]。”口里劳叨，只管许愿。此际猪头，大觉有用。

那怪又道：“这黑长的是沙和尚，这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。”金银上画的偏是八戒，非是作者好为此奇谈，正是天然果有此奇文。呆子听见说他，慌得把个嘴揣在怀里藏了。形影已在财上嘴脸，如何还赖的过。那怪叫：“和尚，伸出嘴来！”八戒道：“胎里病，伸不出来。”那怪令小妖使钩子钩出来，八戒慌得把个嘴伸出道：“小家形！罢了，见了银子，老呆大是出丑。这不是？你要看便就看，钩怎的？”那怪认得是八戒，掣出宝刀，上前就砍。这呆子举钉钯按住道：“我的儿，休无礼，看钯！”那怪笑道：“这和尚是半路上出家的。”八戒道：“好儿子！有些灵性，你怎么就晓得老爷是半路上出家的？”那怪道：“你会使这钯，一定是在人家园圃中筑地，是个菜头。把他这钯偷将来也。”筑圃亦是生财，偷来信非大道。八戒道：“我的儿，你那里认得老爷这钯。我不比那筑地之钯，这是：

巨齿铸来如龙爪，渗金妆就似虎形。若逢对敌寒风洒，但遇相持

[1] 清醮(jiào)：道士主持的设坛祈祷的活动，其规模大小按“分”，二十四分属于大型。这里是猪八戒胡编的话。

火焰生。能替唐僧消瘴碍，西天路上捉妖精。轮动烟霞遮日月，使起昏云暗斗星。筑倒泰山老虎怕，掀翻大海老龙惊。饶你这妖有手段，一钯九个血窟窿。”

那怪闻言，那里肯让，使七星剑，丢开解数，与八戒一往一来，在山中赌斗，钯筑元宝，银子争战，写“生”字绝倒。有二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八戒发起狠来，舍死的相迎。那怪见他掙耳朵，喷粘涎，舞钉钯，口里吆吆喝喝的，财本不易生，而老呆之生更为奇异。也尽有些悚惧，即回头招呼小怪，一齐动手。若是一个打一个，其实还好。他见那些小妖齐上，慌了手脚，遮架不住，金山银山，会砍的亦砍不得许多。败了阵，回头就跑。原来是道路不平，原非大道。未曾细看，忽被蒺藜藤绊了个踉跄^[1]，银子绊倒人，此所以为王也。挣起来正走，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，扳着他脚跟，“扑”的又跌了个狗吃屎，瞎猫儿扑住死老鼠，老呆此回大获满载。被一群赶上按住，抓鬃毛，揪耳朵，扯着脚，拉着尾，扛扛抬抬，擒进洞去。反被银子拿住，为之绝倒。咦，正是：

一身魔发难消灭，万种灾生不易除。

毕竟不知猪八戒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人之嘴脸丑态不能尽写，看他想出一个猪八戒，而酒色财气、七情六欲、争名夺利之嘴脸丑态，无不尽现。凡有此嘴脸丑态，以犯一切毛病者，急宜痛惩猛省。乃犹自以为猪八戒也，则误矣。

写八戒的伶俐，偏是八戒的伶俐；写八戒的呆默，又极是八戒的呆默，移作他人不得。一路有多少的热闹，无限的情趣，非是此事少他不得，正是此书少他不得；亦不是此书少他不得，正是各样的嘴脸丑态少他不得也。

行文最喜曲折，若一直写去，千章一法，万手雷同，有何趣味？看他想出八戒巡山一段，点染题意，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耳，目又为之一新。别种奇书多是写出其奇，惟独《西游》竟是画出其奇；别种奇书其妙尽在笔墨之

[1] 蒺藜(lú lí)：瓜类植物。

中，惟独《西游》奇妙多寓语言之外。此乃文章之仙境，即奇书中亦不可多得也。

夫何为金角，何为银角，又何以称大王？盖金银紧贴“财”字：角，逐也，正写“生”字。大王，甚言是个看财的头儿，此所以名为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也。但此回是起笔，所以先讲生财，虚笼大道，全篇之局势已逐次安顿于此矣。

不说金银在人心上，反说形影尽在财上。铭心刻骨，极其狠毒，而大道自难言矣。

公平交易，买卖生财。其中原有大道可以久恃，乃舍此而不用，以鬼相尚，欺骗互用，狡诈百出。自遇行者，精细者转吃精细之亏，伶俐者反被伶俐之误。于是养家之心竟成害家之计，则人世之精细伶俐者亦何益之有，而可以久恃也。

外道者何？盖即金银也。元神者何？乃即大道也。凡人持己，未尝便不以道。独临财之际，则耳红面赤，努嘴挽舌，便作出种种的怪状，比之猪八戒更丑。故谚云：“青酒红人面，黄金黑人心。”古来不知坏了多少名士，海内不知迷了多少学者。《西游》书此，所以深明其道欤。

尝见《封神传》亦写此题，所以题纲云昆仑山子牙下山，竟昭然写出一切买卖交易，以讲生财更奇，但以策篱捞取，似非大道。末节转到看命，盖达人知命，自不妄求。一笔煞到大道，尤为奇异。

却说那怪将八戒拿进洞去，道：“哥哥呵，拿将一个来了。”老魔喜道：“拿将我看。”二魔道：“这不是？”老魔道：“兄弟，错拿了，这个和尚没用。”反挑“生”字，笔意甚奇。八戒就绰经说道：“大王，没用的和尚，放他出去罢，不当人子！”二魔道：“哥哥，不要放他，虽然没用，也是唐僧一起的，叫做猪八戒，妙得紧。是个死生、死穿、死吃、死喝，不能生财而只好饕餮者也。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，浸退了毛衣，使盐腌着，晒干了，等天阴下酒。”八戒听言道：“蹭蹬阿！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！”那小妖把八戒抬进去，抛在水里。不题。纳诸混濶，其浊甚矣。

却说三藏坐在坡前，耳热眼跳，不是跳食，想是跳财。身体不安，叫声：“悟空，怎么悟能这番巡山，去之久而不来？”行者道：